本埠生活录

晚秋三题

◆石 磊

之一，秋夜不辞阴冷，跋涉去赴小宴。古往今来，总有一些夜宴，惹人奋不顾身。开宴之前，先至主人家的写字楼宽坐。主人家灰发中年男，高官书记，读书人举止，一针一线，儒雅备至。甫落座，先殷勤帮我这种白痴，连上 wifi 生命线。darling 你知道，这个时代最体恤的细节，莫过于此。我党的书记，如今真真雅致，种种妥帖，如坐春风。闲话几句，听得窗外呼啸不止，令我惊诧莫名。说是大场飞机场的飞机在行动。沉沉暮色里，不禁立在窗边抬眼望天，怅惘良久。上海这座城，从来是枭雄频起的地面，岂是一枚张爱玲，说得完整的？

馆子是极彪悍的风格，明明是不修边幅的喧腾，偏偏取些文绉绉的名堂，我们吃饭的小房间，竟是曲水园，隔壁还有秋霞圃。坐在如此精致幽咽的江南名园里，我们吃一些张木匠口味的功夫猛菜，手法诡异，滋味奔腾，真真天上人间。有一两种菜，竟是人生初遇，头一次领略。比如，蛤蜊煮猪肝，红汤的，这么补的菜菜，darling 你吃过吗？宾主一边补，一边讲讲古董车，讲讲评弹老唱片，讲讲万恶的应试教育。

如此的小宴，总算是没有辜负这么好的晚秋岁月。

之二，秋日晴暖，去乌镇，看一场戏。

乌镇戏剧节，这些年，很努力的样子，弄得风生水起，名扬四海，我还是喜欢的。即便门票恶贵，人山人海，镇子里千篇一律的空洞，想来想去，算了，我还是说喜欢吧。

戏剧节中，微小的镇子里，满满腾腾，整堂昂扬的文艺青年。油汗的年轻的脸，飞扬的野心一笔一笔，写在脸上，看着，当真是生猛。镇子上，虽然人声鼎沸挤挤挨挨，却真的是没有人间烟火的，有的，全部是商业。无趣是深邃的，不过渐渐亦就漠然了。人间的事情，一向如此。

最钟意，是一枚水剧场，每去乌镇，总于黄昏之际，在水剧场空落落的天地间，坐个够。偏偏这一回，奔到伊面前，人家冷冷锁了门。

而乌镇最绚烂，自然是木心。

中年，就是一场长途跋涉的返朴归真。

这么清冷漂亮的隽语，是木心说的，精致，准确，直指人心，献给所有的前中年至后中年。

之三，与闺蜜晃去外滩源，虎丘路上的外滩美术馆，晃进去看一个本年度的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展。收拾得极清俊的老宅子，一层一层转上去，就看见一枚年轻的缅甸艺术家 Moe Satt 的短片。无穷的手的劳作，包槟榔，修雨伞，装手表机芯，洗鸡肠，拉印度奶茶，抽烟，做饼子，刨椰丝，那么忙碌的生存，黑白，飞速，挣扎，窒息。看完出来，闺蜜幽然一句低语，没有脸啊。闻之，心尖尖一跳。生存，原来，是不需要脸的。

丰子恺的画意

无 题(父亲看报)

丰子恺 丰一吟 (父女/画文)

我家以前喜欢养猫。有时还不止养一只。我在写字时，那只黄猫总喜欢爬上桌子，而且在我写字的纸上躺下来盘成一团，使我无法写字。我赶也赶不走它。它还闭上眼睛，打起呼噜来，睡得真香！后来养了两只小猫。那两只小猫总喜欢爬到我父亲的两只脚上，一猫一脚，坐得很舒服的样子。父亲让它俩坐着，照样看报。我也看惯了，习以为常。

风月总无边

色气之食

◆何 菲

物以类聚，我很少与素食者及不喝酒的人逸乐，吃素、辟谷等行为艺术易让人荷尔蒙指数偏低，久而久之色气欠缺，这非我所愿。友人说，写美食若不写到两性是不好看的，她是肉食系美女，骨骼纤细，身材玲珑丰腴。说此话时我正在为牛腱子均匀涂抹“腿膜”：用花椒和湖盐炒香，抹在洗净的生牛腱上，置于冰箱内冷藏两天后洗净，加姜片和陈年绍酒，拿到蒸锅上蒸，待蒸酥，冷却，切片，五香牛肉就出锅了。纹理清晰，咸鲜清口，性感里暗藏小清新风，充满着身为动物的自信。

村上龙在约美女吃烤牛小排时会引发通感：好像婴儿薄薄的舌头在舔嘴里的黏膜。他咬着牛肉的脂肪部位，联想到“双人床上铺着红色天鹅绒床罩。女人放了比利乔的唱片，点了印度的梵香……”渡边淳一的《曼特莱斯情人》里那个情调优雅的西洋风格餐厅是男女主人公经常见面的地方，他们吃蟹肉色拉，吃煎小羊排，喝香槟、葡萄酒和加了白兰地的咖啡，然后去女人的单身公寓约会……而当男人对女人的迷恋最终不能自拔时，女人却决定与相处了五年的他分手。她不想看见他的软弱与苦恼，希望他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坚强而高贵的。

世间的事充满悖论：不节食的女人普遍拥有好身材，胖女郎喝开水都会胖。一切拜基因所赐，所以不必吃点高热量食物就有负罪感，一切放开未必前途险恶。Y 小姐身材纤长，容颜滋润，城西“醉辉煌”的红烧牛肉饱满鲜腴沪上一绝，她每去必吃，有次去吃据说是上海最好吃的雪花牛肉，每条半尺长半寸厚，她一口气吃了 8 条！有很多次我们真是为了吃而去某处的。比如去温州吃蝤蛑，这种学名锯缘青蟹的动物宜用老酒隔水蒸，让它在渐渐升温的绍酒中慢慢醉死，是为绝味。还必须吃到“生”。蟹熟季节的梭子蟹制成的蟹生明亮生动，蛋青色的肉和金黄色的膏晶莹润泽，曼妙醉美；牡蛎生灵动与否的关键在于用醋，须用上等镇江陈醋；白鳝生取材小带鱼，主辅料为红曲，最重要的是发酵过程……在温州吃到满桌鲜活海鲜不足为奇，若能端出两小盘风味别致的“生”来，绝对是桌上的点睛暗器。

据说在东瀛，熟男熟女在交往初级阶段会去一些吃环境的西餐馆劈情操。到一定火候，会一起吃和牛锅，能在一口火锅里捞来捞去无疑是贴了恋爱中的标签。再到一个层面就要去吃河豚鱼料理了。这种店门面通常很低调，只做熟客。刺身、油炸、烤、汆汤（加入鸡蛋和小葱及米饭，做成泡饭），依河豚鱼不同部位烹调而成的料理风流奇趣，充满毒素之美。压轴戏是白子，即河豚鱼卵，乃男人们发薪那天吃的大补之物。

让思想拐个弯

近距离观察“博爱座”

◆顾 土

住在台北，每天都离不开捷运，干净、整洁、舒适、方便、服务周到，人文气息浓郁，令我一进捷运就有放心的感觉，其实，最让我心情愉悦的是“博爱座”，而“博爱座”也是台湾的一景，遍及火车和公车，给老人以安慰，给幼儿以关爱，给所有人以温情。

“博爱座”的颜色与其他座位迥然相异，一望便知，座位上方的标志也很明显，图文说明也很详细。在台湾，除了老人、孩子、孕妇之外，几乎没有人坐在“博爱座”上，即使老人，也要老到一定程度，如我这样的 1950 年代生人，都不敢坐，不然，别人会侧目而视。在捷运，车厢即便人很多，多数人都站着，也不会有人去坐“博爱座”；在公车上，前面的座位一律都是“博爱座”，有的公车，还以“博爱座”为主，不想到后面就坐的人干脆就伫立在那里；在台铁不对座的车厢里，“博爱座”假如坐着的不是老弱儿童，那也是姑且栖身，一旦有该坐的人上来，肯定马上起身相让。

“博爱座”在台湾，已经不是座位，而是礼仪，是尊重。有人就不断质疑，没有老弱妇孺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能坐？话虽说有道理，但礼仪不能用“务实”的眼光去评估，尊老爱幼、善待弱者，爱屋及乌，自然也延续到了“博爱座”本身。

类似“博爱座”的座位，在世界各地都有，其实就是“老幼病残孕专座”，只不过用“博爱”标志，比较含蓄罢了。不过，假若平日里从不拿这种座位当一回事，或是对任何提示都熟视无睹，或者这种座位在自己生活的地方从来都是形同虚设，那么，来到台湾也一定会一屁股坐在上面。

我在台北的住所距离“101 大楼”很近，捷运“淡水线”就在旁边，每天坐在捷运车厢里，看着那些前往"101"观光的乘客，凡是不该坐却坐在“博爱座”的，而且对四周目光浑然不觉的，一猜一个准。一见是衣着入时的“交换生”，我一般都会过去轻声善意提醒，他们也都会立即站起来，然后告诉我，自己不知道。我也会回答说，你们生活的地方实际都有这种座位，你们想想，他们大多会难为情地点点头。如果有一点年纪，我最好还是佯装没看见，因为提示的后果是什么，我心里有底。

尊重“博爱座”还在于需要这样一个环境：没有人争着上车抢座位；一进车厢门也不会夸张地四下张望，然后一个箭步奔过去，甚至指挥同伴坐这坐那；更不会为了一个座位动嘴动手。

尊老爱幼帮助弱者，是社会的基本，连这都做不到，遑论其他。

繁华与寂寞

和美好保持距离

◆赵 波

她喜欢在很多城市发现各种小街小店，最好是老老的、旧旧的。那样的街通常都是有故事的地方。

她经常一个人推开一家新开的小店的门，品尝一顿口味有所变化的饭菜，大概是她多年旅居生活里在异乡街头保存下来的爱好。

偶然一天，走进一家新开的餐馆，它位于夫子庙的秦淮河畔，是一家集餐饮酒店于一体，推广一种新生活方式的楼，因为是新开的，客人还不多。

一个人坐在二楼，空气里流动着一种香，还有似有若无的音乐。老板应该也是一个文化人，在角落里留了一间书房一样的房间，给整个餐厅增加了一种色彩，用来写书法的条案，桌几，墙上的字画，贴墙而立的古色古香的壁柜，那些熟悉的东西让她感到安心。整个下午她都坐在那里，服务员给她上完几道简单的菜和点心后不再上来打扰，她慢慢品尝，同时看着对面楼下夫子庙排队吃小吃的人流，隔着玻璃窗看过去，秦淮河水流淌在脚下，一切宛如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活生生的长卷，生动，热闹，但是那市声又不会影响到窗里的人，使窗里的人有一种有距离的惬意，还有放松，宛如在看一场永远在上演不会为谁停止的电影。

旁观者，是她多年来给自己选择的一个最好的角色定位。

她只和人有感情上的互动，却并不选择同居或者婚姻。

她有闺蜜和死党，但并不交心到毫无隐私。

她有认的干女儿，喜欢她但也并不是非要见到和占有的感觉，自己也没有成为母亲的冲动。

她不会死盯着一个城市居住，但是在她喜欢的城市都有她随时可以归来的巢穴。

像只鸟，飞的时候自由寂寞，但是一路上看了很多最美的风景。回来的地方有窝在等。也有别的鸟会因她守候，会相约一起去飞。不把自己随意放入一个无法更改的故事结局之中，如同一条河，虽然朝着一个方向，却也可以有不同的分支。

经常在一些特殊街上，进入一个特殊的地点。灵谷寺对面的素面馆是南京朋友的保留节目，带她去那里吃一碗素面，素面素到没有多余的油，只有两片素鸡，味道实在，简单，一片香菇，吃面的伞撑在店外，可以坐在伞下的木桌椅上吃面，然后去旁边玻璃房里的茶室喝茶。女主人叫蔷薇，平素喜插花，店堂内外都有她看似随意却精心的插花作品。

梅子说东南大学那边还有一条街叫石婆婆庵，那天下午，张爱玲本来无心只是晚上要在那附近和几个人吃饭，于是走进了那条小街，却因此认识了一家小店，一见倾心。

感谢生活这口井，让她这样散淡的人还能不断从里面打捞到各种惊喜和感动。

诗歌口香糖

无 题(414)

◆严 力

世上总是有某些邮件
因为你身上的价值观
变换了门牌号码
所以无法投递

无所谓这是道德纪元的
哪一个时刻
反正社会上需要一再说明的
都会逐渐变成不说也罢的空气

梦里的世界
省略了很多基础设施
尤其对于情急之下的人来说
找来找去的后果
总是回到现实里才能松一口气

总是想得太多

秋之短章

◆戴 蓉

这个季节的海边人迹寥落。入夜的海滩，连潮水那一道白线都变得模糊。在黑夜的海上，哪怕再要强的人都会觉得渺小无助吧。白天驱车去海边的山坡。路边有一片大波斯菊，这种花必须五色斑斓才有看头，而且最好是迎着日头看。可惜那天下雨了，开始是绵绵春雨的下法，后来雨势渐大。路边一处民居，一只猫在窗台上躲雨，有人忘了把晒在外头的向日葵的花盘收进去。雨天的海，是蒙蒙的蓝灰色，坐在沙滩上的亭子里呆望，仿佛时间并无别的用途。

长假中的一天，去莫干山路 50 号闲逛。厂房式的建筑大多是画廊和艺术中心，商店并不多见。看不懂，而且居然没有东西可买，想来这就是很多人不愿光顾的原因。走过灰暗的走廊，被几幅巨大的油画吸引，走进去赫然发现画家躺在门口的折叠床上睡着了。满坑满谷的画作，油彩一层层叠上去，用来画蓬勃的植物效果震撼。一家二楼的小店，手制的衣服、围巾和棉布的项链，价格十分惊人，然而手工终于越来越值钱了，想一想心里还是欣慰的。在露天的木椅上落座，马上有人过来要求点单。跟同游的人说：“很久没有院子可坐了，就花一杯咖啡的钱借来坐坐吧。”一年之中，这样高远的蓝天，这样清朗的天气毕竟遇不上几回。如此，只有焦苦味的咖啡也就可以原谅了。

和友人小聚，说起今秋又被屡屡提起的顾城，我们都静默了一会儿。她说，过得有诗意就好，不必活成诗人。是的，如果诗意没有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做底子，而只是朝着阴暗越走越远的话。可是，那个年代还真是让人怀念，一个好姑娘只是在火车上听诗人读诗就决定跟他走了，诗歌朗诵会让热情的人挤破了门窗。是夜，翻出北岛的一首诗：“那时我们有梦，关于文学，关于爱情，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，杯子碰到一起，都是梦破碎的声音。”